



虹殘夢斷心傷盡

明月秋風寄痴情

～ 秋 風 ～

我徘徊在這舊日的湖邊，夕陽欲別，攜來晚霞漫天片片，霞紅水綠分盡天地，何等嬌豔，秀月含羞，那夜來花香更是醉人，閃閃鱗波覆滿水面，這裏一切仍未改變，舊景溫情，多麼使人留戀，但妳一去已多年。往事俱成煙，一縷縷、一絲絲，再度回到我的眼前。

「想當日梢頭獨佔一枝香，嫩綠嫣紅何等媚人，不幸攀折慘遭無情手，玉頰香消無蹤影，獨掛愁月常照失意人，獨落秋風時奏長恨曲。」異時故地，而不復見伊人笑語，昔日殘夢飄飄如絮，滿腔傷懷化作一陣時雨，一掬失意淚，灑盡相思地。

漪！自從妳別去，我永遠懷念妳。

想那時呀！是多麼值得回憶，每逢月高風清的夜兒，就是妳我的約期，當我們在一起，情意無垠，可以歌頌，可以嘆息。想啊想……月光照在人兒面，人兒倚在古樹邊，沒有憂愁，更沒有恨，如雙蝶翩翩，處處足跡行徧，人比花兒豔，幸福擁著愛神，長駐妳我身邊。怎料，瓊漿般的蜜情，受了魔鬼的嫉羨，風雨飄搖，落花凋零。從此，黃土一堆埋衷情，春正豔華消盡。睹物悲昔，淚眼問月，月似有語又還隱，人、天兩相何許遠，山盟海誓已成煙，何日能效明皇再相見？

那一個晚上，月那麼亮，那麼圓，萬物柔和的呼息，襯出夜的靜寂，彷彿這世界就為我和妳。秋蟲的低啣，應和着我們的笑語，淙淙的流水，奏著那最輕鬆的進行曲，肩並着肩，妳我踏遍這如茵的草地。夜已深沉，但誰都沒有離意，流螢眨眨，低笑著我倆的痴情，因為那情鎖，已鎖住了我們的心。妳天真地問許多事情，最後妳問起我最喜愛的是什麼？我半歌唱地哼著：「我呀！生來奇過人，不愛名來不喜錢，就只喜愛……喜愛……。」我故做神秘拉得長長地，妳笑得櫻桃小口，幾乎合不攏來，瞅著我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我吐吐舌接著唱：「我說……喜愛我那知……心……人……。」我看著妳，兩朵朝霞浮現在妳頰邊，但稍時又回復那派天真，調皮地說：「聽你說呀！有知心人，不知何許人也，且細細訴來我分曉。」妳把後兩句，套上戲詞，腔調滑稽已極，惹得我捧腹笑個不停，妳我的笑聲，散入風中，在湖面迴蕩，激起圈圈漣漪，驚得枝頭宿鳥亦側耳傾聽。

「我說呀！她有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澄如秋水，亮若寒星，滴溜溜的臉蛋兒，酒渦中時常散發迷

人的芳香，她有玉般的肌膚，水似地柔情，八頭的身軀，是那麽婷勻。妳聽呀！她天生有吉普賽女郎的大方，西班牙姑娘的熱情，並且有那古支那閨秀的嫵靜……像一朵三月的花朵，如何不令人一見癡心。」

「噢！不知是何人，使你如此鐘情？」

「這現下暫難奉告。」我裝得一派嚴肅地答妳。

「哼！誰稀罕！」妳語氣中大有翻倒醋缸，酸溜溜的意味。

「好！好！我的好姑娘，我告訴妳：『她就是和我那心上人吃醋的那個人』。未說完，妳一躍而起，送了我一記很小的巴掌，咒著：「你啊！就是如此呢！羞人也不？」學著那小孩，手指在臉上一劃，一溜煙，躲到古樹下去了。我追著、喚著。妳藏在樹後學貓叫，我佯作不解打趣道：「怪了！深夜古林，那來貓呢？」我撲向樹後，妳真如小貓一般，一下子又不知鑽到那兒去了，我左尋右尋，都找不着：「這更怪了！貓竟說起人話來，怕不成了精！」引得妳笑不可支，忘了躲避，被我一把握住，「喔！看我抓住了貓精！」，妳掙扎著，嗔道：「你真壞！」「放手！」「我不和你來了！」我趕緊釋手道：「有罪！有罪！小生這廂陪了罪來！」說著，拱手深深一揖，語畢，又是一陣大笑。

啊！多麼可愛的一夜！

這後，我幾天也沒見到妳，妳說有病，也不肯說什麼病，這就拖了近一個月。

又是一天下午，愁雲佈滿天空，急驟的雨珠，像流不盡的淚兒，沒個兒停。這天，似乎有種預感，眼皮顫個不停，心緒異常不靈。放了課，挾著書本，冒雨回家。桌上一盞藍色的信封，令我驚心，信上娟秀的字跡，正是妳的手筆，信紙上似乎沾滿淚痕，信在手上抖慄，字在眼中飛騰，……「虹！我知道你會傷心，但又不忍心不告訴你，昨天大夫說，我已沒有……，恐怕我倆……。」眼淚迷糊了字跡，我沒有再看下文的勇氣。

這可能嗎？才一個月前……但事實擺在眼前，啊！我頹然了……。

第二天，我請假趕到妳家裏，但遲了……病魔的酷焰，已焦炙了這朵未開的蓓蕾。

漪！妳去得太快了，妳像春風般地吹開了我的心，而如今……水流落花，春夢無踪，只留下愁人的秋風。玫瑰花的嬌豔，牡丹的含蓄，和那夜鶯也似的歌聲，都隨香消而逝去無影，我瘋狂地翻掘那

儘存的殘燼，音容尚存，但昔日佳人何處尋？

我從頭到尾，一字不遺地啃著妳那僅餘的紅綾日記，在最後一頁上，妳記著這些縈人舊夢的深情……

「夕陽的餘暉，增添晚霞的嫵媚，無情的夜幕，吞噬了彩霞的熱情，我們的愛，像浮游的泡沫，多彩多姿，像天際的殘虹，只留給人們瑰麗的回憶，可恨我一顆心，只如冷石寒冰，在你心中蕩起圈圈漣漪，過去的幸福，將跟著我的消逝，而替你帶來無限恨意，別了！虹！讓我的靈魂，背著辛酸與甜蜜，越過長虹的橋頂，走向離恨地。虹！我要讓我的衷情，化作片片浮雲，永遠……永遠……投影在你心池的波心。別了……虹！……虹！……別了……。」一字字、一句句，都注滿妳的衷心。

事過經年，花開花落，而今故地重遊，但聞孤雁聲哀然，但見殘虹依山盡，明月斷愁腸，秋風冷愁心，一曲簫音「殘虹曲」，往事依依難捨去。

啊！恨海難填平，情天何能彌……

玉宇虹殘；
夕暉撫那斷群孤雁，
泣音哀調；
追風山林闕通。
人世情短；
纖手弄那七絃聲怨，
春華花落；
癡情柔腸寸斷。
悠葉掩鬱花；
哀月浴痠園，
倏聞夜鶯啼；
疑是來故人，
難再尋
歲月悠悠；
空遺恨。



上元花好月圓，家家戶戶團聚過元宵，享天倫之樂。大街小巷彩色繽紛的燈，新穎、迷人、大人們、孩子們的笑語，掀起一片歡欣的浪潮……。外面的熱鬧，更襯托我內心的憂思，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月光透過窗前的竹林傾瀉過來，牀前落下稀疏倩影，峭楞楞地舞動著，顯得幾分的淒涼孤寂，更增加我思親之殷切，我想起了遙遠的母親，是否蓬鬆著頭髮，斜倚在門扉等待愛兒的歸來？抑或在屋前小徑徘徊思念她底愛兒？元宵做「菜包」少我幫忙一份，媽一定很忙，沒有人陪媽一邊談笑一邊做，媽是否寂寞……。

天上浮遊淡淡的雲兒，東方一輪皎月，月亮是那麼地柔和，那麼地晶瑩！那不是母愛之光嗎？月光柔和地照在大地，照在我底身上，像母親溫柔的手撫摸著我，是多麼真摯與可親呀！微風輕拂，帶來遠處飄渺的歌聲，彷彿我又聽到遊子在戀唱著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，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……。」我的心思是那樣沉重與憂鬱，一種思潮油然湧現在心頭，我深深思念慈愛的母親。

祖父分家時，只有三斗米及一件破襖衣，及嗷嗷待哺之五個小孩，父親身為老犬，年紀很小就得幫助維持家計媽到家後，一直受窮困壓迫，人窮不可志窮，雖窮得三餐不繼，媽也不顧一切讓子女升學，爲了叔父母的反對，媽！妳真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淚，容忍了多少的閉氣，爲了負擔子女的學雜費，妳終年不論晴雨寒熱，採茶、種菜、賣菜、採竹葉、挑煤……，沒有半分的休息，幾次爲了採竹葉積幾分錢，半夜迷途於深山，風雨侵襲令妳發抖慄，幾次爲了送米給在桃園求學

的二哥，又怕耽誤白天的工作，妳半夜步行出發，黑夜的猙獰恐怖與道路的崎嶇不平，妳全不怕，爲了挑煤賺幾分錢，烈陽下汗流浹背，重擔壓得妳透不過氣來，壓成妳今日駝背，腰酸背疼，腳底也被

赤熱的道路燙得起泡，媽！我真不敢相信，柔弱的妳能擔負這艱苦的重擔，爲了十幾個子女前途流盡血汗，吃盡痛苦。及今子女成長，家境安康，妳還是一天到晚忙個不休，衣服破了縫了再縫還穿，然而妳一定要子女穿得舒適好看，四哥唸大學妳就開始物色媳婦，四哥老不贊成，妳不知爲他操多少心，其實，管他的，又何必如此急呢？妳老是叫我吃要吃飽，睡要睡足，要蓋好被子不要着涼，無知的我却常暗自好笑妳的多管閒事，妳雖未受教育，但妳聽說美國好，妳忍受離別的痛苦，鼓勵四哥夫婦到美國留學，打從離開前幾個月妳就爲愛兒的遠離憂傷得吃不下飯，別後無論過年過節或平日，妳老念念著他倆，吃得飽嗎？衣服够嗎？我聽得很煩，難道這麼大把年紀還不會照顧自己嗎？家中廿幾人，妳一天到晚擔憂這個擔憂那個，忙這個忙那個，我們費盡唇舌勸妳，但妳還是勞碌不停，妳一天一天衰老，額前深刻憂勞的痕跡，但妳對子女的愛心，非但沒有減退更且越加殷切，對於天主的恩愛，我一直感覺很茫然，然而對於妳的愛的深厚，我感到似高山大海那麼深遠，媽！我將如何來報答萬一呢？

徒然母親那慈祥的臉龐似乎又呈現在我底眼前，我的視線模糊了，擁抱的不是母親，而是寒夜的空虛和悲哀，媽！請原諒妳兒以往的無知吧！我已熱淚盈眶，虔誠地爲妳祝福「安然！無恙！」

每
逢
佳
節
倍
思
親

靜
逸